

# 生态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反思

刘德龙<sup>1</sup>, 江帆<sup>2</sup>

(1.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山东 济南 250014; 2. 辽宁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6)

**摘要:**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生态价值观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演进和变化。由于人类长期来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极不重视,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创造空前物质繁荣和高度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重新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迫切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反思勃然而兴,许多新思维、新观念进入全球化语境。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单一化的危机。没有文化的多样化,不可能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不对人类以往的生态价值观进行变革和重构,不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命运。无论在世界,在中国,这场关于生态文化的反思,是卓有成效的。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共识。

**关键词:**生态价值观;历史演进;反思;重构

**中图分类号:**B 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4)06-0010-06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一场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上的革命。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了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缓解直至消除多少年代以来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造福于当代社会,又有利于子孙后代,很有必要对我们过去的生态文化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理性的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重构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人类的生态价值观,是伴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从宏观上看,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自然观念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阶段的发展,也都伴随着人们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变化。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的渔猎文明时代,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只能屈从于自然。那时的人类还不能从事真正的物质生产,只能靠大自然的施舍,以采集天然的植物性食物和猎获动物性食物为生。由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全面展

**收稿日期:**2004-04-24

**作者简介:**刘德龙(1952-),男,山东滨州人,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研究员,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

开。虽然人类有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显示出了一定的能动性,但这时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弱者,所以还没有或者很少发生改造自然的行为。尽管人类在这一时期掌握了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成就——取火技术,使人类迈出了走向文明的第一步,表明人类已能够支配一定的自然力,为开展“刀耕火种”提供了可能,但这时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充其量只能说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干扰,对自然的改变不是直接的,而是伴生的,因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大,并且是区域性的。当时的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天人合一”的原始和谐状态,人们对自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甚至对周围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敬若神明。所以,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改变自然,破坏生态。

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农业文明时代,自然仍居于支配地位,但人类对自然的屈从关系有所改变,而代之为一种服从关系。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与限于占有现存的、自然界本身业已准备好的采猎型经济不同,农业文明开创了一个人类自己控制食物生长的新时代,人类自此不再完全受自然产物的约束,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出不是自然界现成提供的生存消费资料。当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活动和与自然交往的重要方式时,大自然的统治地位相对减弱,人类生存能力和对自然的能动性则显著增强。在对自然力的利用上,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已扩大到若干可再生的能源,开始使用诸如畜力、风力、水力等。一些生产工具器械广泛被用于生产活动中。尤其冶炼等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拥有了金属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人类在生活方式、家庭与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精神信仰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带有农业文明印记的自然生态观、民俗价值观也相继生成,日益完善。与渔猎时期相比,由于土地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在人类心中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同德国生态学家萨克塞所说:“自然在耕田者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就像一年四季的变换……自然变成了具有秩序、和谐和美好的领域。自然一词也随之带有美好和高尚的感情色彩。”<sup>[1](P6)</sup>当然,农业文明阶段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无论农业还是畜牧业生产,都必须顺从自然规律,伴随自然过程而进行。对于模仿自然过程的原

始农耕及畜牧生产而言,自然的力量仍然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人类对其惟有服从,别无他途。

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密集型农业产业的出现,人类对自然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改造。由于人口的增加带动对耕地的需求急剧上升,促使人类向地球生物圈发起了一次次地冲击,一些森林、土地、湖泊、河流,都在这一阶段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初的面貌,使长久以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景况逐渐走向衰落。人类不仅改变了许多物种的性质和自然分布,而且改变了生物圈的面貌,使自然系统的生态演替或是出现阻滞,或是整个系统从根本上被毁坏。尤其一些地域的人类群体,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行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获得了较多的发展机会,在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人口大幅度地增长。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只能靠扩张耕地,增加粮食产量来缓解。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生存之需,人们于是大规模向森林、草原、山岭、滩涂进军,向一切可能的空间开拓耕地。这种无视自然规律,过度攫取资源,强行改造自然,恣意破坏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行为,累积到一定程度,就酿成了一场场不可逆的生态灾难。当然,从宏观上看,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仍属于发生在地球局部地区的,缓慢形成的,这与后来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无论从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还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来控制、改造和支配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技术的不断进步创造了这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全面而又深刻地展开,完全把自然当成了发展自身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不是必须予以服从的身外力量。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日益强大,把自然完全置于了被支配的地位。

工业文明尽管至今仅有几百年的发展史,但却迅速改变了此前漫长的渔猎文明以及农业文明时段中所形成的人类对自然的观念,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渔猎文明时代,自然界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威力无比的“神”,既是人类生存的依赖对象,又是人类的敌对力量,人类只能臣服在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代,自然成了人类效仿的榜样,尽管对人类的生存还构成一定的压力,

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被人类视为友好伙伴的。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自然成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17世纪初就提出,自然界不过是人类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可以征服的领域,强调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征服自然,使其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他认为:“通晓火、水、空气、星辰、天空和我们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正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工业者有多少行业那样清楚,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把它们作各种各样的应用。从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sup>[3](P940)</sup>而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提出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认为人类凭借知识和理智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

与前工业社会相比,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贮存了几十亿年的能源被人类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掠夺性地开采,任意消耗,高能流快速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观念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人类创造了一个高能环境,自己却完全沦为高能环境的俘虏。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空气污染,化学物质危害,食物里过多的添加剂和满目的钢筋水泥建筑,人们有了更多的休息、娱乐,但巨大的压抑感却日益加重。人们衣丰食足,大腹便便,然而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甚至成为时下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一些人的钱只作两种用途:吃饭和吃药——盛年吃饭,暮年吃药。高能文化已割裂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再同生命之源——大地母亲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层面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经济价值,导致“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滋生和真、善、美的价值迷失。的确,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它既能改变自然的“惯常行程”,又能引发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自身发展所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也为人类向大自然的全面进军提供了越来越神奇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人类的足迹所至之处,自然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所谓纯粹的自然已经非常罕见了。在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节节胜利中,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极度膨胀,越来越习惯于以地球的主人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人们不再担心地力的衰竭,现代技术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化肥,使土地重新肥沃起来;不再担心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害,

不断更新换代的化学农药足以应对这些灾害;不再担心气候变化对冷暖的影响,现代技术支撑的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稳定地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降温保暖用品;不再担心资源供应不足,现代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能源……现代人还惧怕自然什么呢?在如此强大的人类面前,自然开始隐退,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排污场之外,其他的功能都不再是必要的了!

然而,即使在工业文明突飞猛进发展,人类似乎已无所不能的今天,人们也不能夸口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自然的控制。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可能对领土随意选择,也没有一个人类群体有力量使自己彻底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火山爆发可以使岛屿消失,洪水可以变良田为泽国,山体滑坡可以切断交通,地震可以使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面对诸如此类的自然力的释放,强大的人类也很难控制其发生。从古至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尽管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特征方面,却未有质的突破与根本的改变,仍旧不能离开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基础,更不能离开生存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环境条件。实际上,人类的古代先民和一些圣哲贤人们早就认识到:人类与大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尽可能不要破坏自然,保持自然的完整,保护自然的生命力,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工业化社会的蓬勃发展,古代先人们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生态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淡忘了,抛弃了,代之而大行其道的则是“万物皆备于我”、“人定胜天”、“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等人类主宰主义思想,还有包括“有水快流”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利用思想。在物欲享受的强大诱惑下,生态价值观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歧途。

## 二

由于人类长期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极不重视,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相当突出,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威胁。工业文明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急剧膨

胀的人口已经使自然生态不堪重负,地球有限的空间和养育力显得特别捉襟见肘。拼资源求增长的发展方式已走入死胡同。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舍环境谋发展使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伴随着人口的剧增、对自然物无节制的索取以及对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气污染严重,森林资源减少,绿色覆盖率降低,荒漠化扩展,可耕地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危机,干旱频发,洪水泛滥,公害事件和重大恶性传染疾病频频发生,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等,都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巨大经济社会损失。现代社会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频频应对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

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人类盲目改变生态系统的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人类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生活条件改善的欲求,不加节制地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发展农业和工业,扩大城市规模,无形中破坏了各种野生植物与动物的生态,几种农作物替代了多样性的植物和动物,大量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人为环境中应用了数不清的化学物质,这些都已经造成和即将造成严重的天灾人祸。据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数据,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八分之一的鸟类,三分之一的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濒于灭绝。近些年来不断增多的飓风、暴雨、酸雨、沙尘暴、森林火灾、严重干旱等,无不与人类过度开发大自然密切相关;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上新增传染性疾病<sup>30</sup>余种,连一些绝迹多年的传染病也死灰复燃,几乎都是人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病毒之类疫病的严重传染,也都是因为人类有意无意地破坏生态系统造成的。2003年春夏之交出现的严重的“非典”疫情,同样与人类无限制地掠夺物质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非理智行为破坏了大自然,就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回顾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无一不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生态的破坏;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人口过密等诸多恶果,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而这又都是人类生态

文化价值观失范酿就的苦果。

过去我们认为“人定胜天”,也经常高喊“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甚至要“战天战到天低头,斗地斗得地增产”的口号。实际上这些口号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天”是什么?“天”就是生态系统,就是大自然。人类只有一个大自然。古人说,“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如果我们再不清醒,再无视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破坏大自然,就将会被大自然罚出“场”外。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发展已经反复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只关注经济的增长而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社会的生存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若站在人类文明史的瞭望塔上就会发现,许多拥有灿烂文明的复杂的农业社会,都由于这种生态系统的崩溃而被削弱或毁灭了。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曾详细分析了世界上数十种著名的古代文明的衰落,包括尼罗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地区、克里特、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希腊、北非、意大利与西西里,以及著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他们发现,文明人主宰环境的优势仅仅只持续几代人。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和进步之后迅速地衰落下去。大多数情况下,文明越是灿烂,它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由于人们毁坏了帮助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环境<sup>31</sup>。的确,理性的失范已经使人们的生态文化观念在迷失的歧途上走得太远。如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大灾难,人类已到了迷途知返、悬崖勒马的关键时刻。我们刚刚步入的21世纪,被世界各国的许多人们称为生态世纪。因为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伴生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已经临近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阈限。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人与他人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的精神生态危机,人与文明的冲突引发的文化生态危机等,使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危机局面,到了整个人类都不得不高度关注并需要共同采取果断措施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从自然生态看,全球化地征服自然,不仅使整个地球不堪重负,而且也危及着地球上包括人类与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及时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重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良性发展,人类将会自绝生路,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客观现实决定,重新构筑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

谐共处的科学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 三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精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sup>[4](P383)</sup>当我们一再经历和目睹了人类对自然的盲目开发和破坏,认识到了当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状,认识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面临的重重障碍,再来学习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定会有更深刻理解,一定会更清醒地认识到重新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的紧迫性。

正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近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各种生态运动、生态反思勃然而兴。许多与生态有关的新思维、新观念开始进入全球化语境。而生态批评更是以一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全新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开始了新的反思。人们在这个反思中发现,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偏狭,是最终造成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看来,如今已到了对人类长期以来奉行的种种生存模式以及生态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与人类群体,都有必要从全球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自己的自然观和生态环境价值观。

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在寻求疗救的药方。通过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和志行的人们渐渐认识到: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应当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不仅人对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在地球上,人类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物,但人类的独特地位赋予他的,绝不是掠夺的权利,而是保护的义务。能够超越生物与生俱来的狭隘的自私自利,自觉地关心和爱护其它生命,这才是人类真正优越于其它生命的地方,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体现,是人类应当追求的高尚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

从内部对人类以往的基本生态环境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与变革,不能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论,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地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的命运。

人们在反思中发现,现代人类所追求的实利主义、享乐主义、惟我主义、急功近利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是制造现代生态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在不断升级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浪潮’的下面,涌动着的是日渐膨胀的反自然、反人类的倾向。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正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重要转折点。德国学者舍勒将现代社会所呈现的种种病态称作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的颠覆’。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将此称作传统社会的‘价值崩溃’。美国学者福斯特在《生态与人类自由》一文中也指出:“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安排。”<sup>[3](P579)</sup>在这些学者看来,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设计出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律,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单一化的危机。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是源于对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失调。文化的单一化必然导致在不适应的生存环境下靠代偿力低效运作相应的文化,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才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保持全球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没有文化的多样化,绝对不可能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文化的多样性可造就人类百态千姿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在资源的利用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取向和千差万别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人类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而要重新修整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生态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人类实现与自然真正和解,从而缓解直至消除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必要前提。

在这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是对生态环境最早和最大的破坏者,但西方工业国家的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对此认识和觉醒得也比较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早在1873

—1883年写作和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处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在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其所处的环境分离,而是与所处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这些工业发达国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问题认识得比较早,比较深刻,所以,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注重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部分地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然,他们也采取了许多嫁祸于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生态危机的不道德做法。思想家、科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们率先发起的这场生态文化的反思,是卓有成效的。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列举了大量令世人震惊的污染事实,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加速了环境保护的进程。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重要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了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呈几何式增长,使人类面临增长的极限。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这也是迄今为止最为世界各国的人们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这样,从上古时代的屈从和崇拜自然,到农耕社会的主动索取于自然,到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地征服以致破坏自然,逐步发展到当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走良性发展之路,并采取了越来越得力的环境保护措施,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和忧虑过自己的家园。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

为全球化的共识。

在中国,1996年,党和国家正式提出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和国策,并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并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从此走上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征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专门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要求全国着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胡锦涛同志要求,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这就明确地昭示世人,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了更科学、更清晰的思路,把事关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事关子孙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逐步确立科学的自然观、发展观的重要表现。发展思路上的这个根本转变,是中国13亿人口的福音,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它作为一座灿烂的里程碑,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的史册,甚至应载入世界发展的史册。

#### 参考文献:

- [1] (德) 汉斯·萨克森·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 [2]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 [3] (美) 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美) J·B·福斯特·生态与人类自由[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3).

责任编辑:李为香

#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 How to Penetrate into th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the Thinking after Deng

Xiao ping's 100 Birthday

BAO Xinjian

(The Association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14, China)

The key to memorialize and Study Deng Xiaoping is to study and succeed his rich spirit heritage, which is the basic pledge to develop his great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cause. The most precious heritages are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his spirit. The former (the system info of build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s main content and practical value has increasingly been recognized and held. The latter has its own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we should deeply study and probe it. As the important prod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and the theory guid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Deng Xiaoping's Theory is of great status in the process of Marxist Sinicis m.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it is an important incisive dot to deeply recognize and study this status.

## The Historical Evolve ment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Its Practical Reverse Thinking

LIU De-long<sup>1</sup>, JIANG Fan<sup>2</sup>

(1.The Association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14, China;

2.The College of Cultural Promulg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6, China)

True ecological valu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hich also is the basis to build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uman's ecological value is changing followed by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human and economy are excessively emphasized and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age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r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badly disharmonious. It is very urgent to rebuild harmonious ecological value. 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backgrounds, ecological reverse thinking breaks out in the seven seas. Naturally,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one of cultural simplification. No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there is no good cycle of environment. Only if we transform and rebuild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and surpass narrow anthropocentrism, can we turn the fortune of the exasperate environment. The reverse thinking about ecological culture is fruitful in both China and world. It is already a common knowledge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realize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and ke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Harmonious Characteristic :the Goal of Diathesis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Benfa, CHEN Yanhua

(Social Science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02, China)

To cultivate persons with outstanding ability is the tas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ose educational quality undoubtedly affect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s of pricking-up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others, higher education will take on the task of settling the conflict. The way is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persons with ability, whose important character is harmony. Har-